

世事流轉，几经变迁，给难断难离两地同胞水般的柔情

沈从文

著

# 从文家书

沈从文〔集〕

江苏人民出版社  
凤凰含章

沈从文<sup>○</sup>  
著

# 从文家书

江苏人民出版社  
凤凰含章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从文家书 / 沈从文著. --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  
2014. 1  
(含章文库. 沈从文集)  
ISBN 978-7-214-10852-4

I. ①从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沈从文 (1902~1988)  
—书信集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43281号

书 名 从文家书

---

著 者 沈从文  
责任编辑 吴迪  
装帧设计 吕彦秋  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江苏人民出版社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  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pph.com>  
<http://jspph.taobao.com>  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印 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 mm × 1230 mm 1/32  
印 张 10  
字 数 190千字  
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 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10852-4  
定 价 29.80元

---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◎ 结余情书 / 001

由达园致张兆和（一九三一年六月） / 002

◎ 湘行书简 / 011

引子 / 012

张兆和致沈从文之一（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） / 012

张兆和致沈从文之二（一九三四年一月九日第一信） / 014

张兆和致沈从文之三（一九三四年一月九日第二信） / 016

沈从文致张兆和 / 018

在桃源（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二日） / 018

小船上的信（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三日第一信） / 020

泊曾家河——三三专利读物（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三日第二信） / 024

- 水手们——三三专利读物（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四日第一信） / 026
- 泊兴隆街（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四日第二信） / 031
- 河街想象（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四日第三信） / 033
- 忆麻阳船（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四日第四信） / 035
- 过柳林岔（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第一信） / 037
- 泊缆子湾（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第二信） / 041
- 今天只写两张（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六日第一信） / 045
- 第三张（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六日第二信） / 049
- 过梢子铺长潭（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六日第三信） / 051
- 夜泊鸭窠围（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六日第四信） / 055
- 第八张（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六日第五信） / 059
- 梦无凭据（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六日第六信） / 061
- 鸭窠围的梦（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七日第一信） / 062
- 鸭窠围清晨（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七日第二信） / 065
- 歪了一下（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七日第三信） / 069
- 滩上挣扎（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七日第四信） / 072
- 泊杨家岓（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七日第五信） / 079
- 潭中夜渔（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七日第六信） / 082
- 横石和九溪（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第一信） / 085
- 历史是一条河（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第二信） / 093
- 离辰州上行（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九日第一信） / 096

虎雏印象（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九日第二信）	/ 097
到泸溪（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九日第三信）	/ 099
泸溪黄昏（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九日第四信）	/ 101
天明号音（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日）	/ 103
到凤凰（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三日）	/ 105
感慨之至（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二日）	/ 107
辰州下行（一九三四年二月一日）	/ 109
再到柳林岔（一九三四年二月二日第一信）	/ 112
过新田湾（一九三四年二月二日第二信）	/ 115
重抵桃源（一九三四年二月二日第三信）	/ 119
<b>尾声</b>	/ 121
沈从文致沈云六	/ 121

◎ **飘零书简（选）** / 123

**张兆和致沈从文** / 124

北平（一九三七年九月九日）	/ 124
北平（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四日）	/ 127
北平（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）	/ 131

**致张兆和** / 135

武昌（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六日）	/ 135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**张兆和致沈从文 / 140**

北平（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） / 140

北平（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一日） / 143

北平（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二日） / 145

**致张兆和 / 149**

沅陵（一九三八年四月三日） / 149

沅陵（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二日第一信） / 152

沅陵（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二日第二信） / 155

沅陵（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三日） / 159

昆明（一九三八年七月三十日第一信） / 162

昆明（一九三八年八月二日） / 165

昆明（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九日） / 167

**张兆和致沈从文 / 175**

北平（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五日） / 175

**◎ 霁清轩书简 / 177**

**致张兆和 / 178**

颐和园（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九日） / 178

颐和园（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日） / 184

颐和园（一九四八年七月三十一日） / 189

颐和园（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） / 191

颐和园（一九四八年八月上旬） / 193

◎ 呓语狂言（选） / 195

张兆和致沈从文 / 196

北平（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八日） / 196

复张兆和 / 198

清华（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九日左右） / 198

张兆和致沈从文 / 199

（暨沈从文批语·复张兆和）

清华（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日） / 199

张兆和致沈从文 / 203

北平（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） / 203

复张兆和 / 205

清华（一九四九年二月二日） / 205

北平宿舍（一九四九年五月三十日） / 207

致张兆和 / 210

北平（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日） / 210

◎ 川行书简（选） / 215

致张兆和 / 216

巫山（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一日） / 216

内江（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八日） / 220

内江（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九日） / 225

内江（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） / 237

内江（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末） / 241

**致张兆和** / 245

内江（一九五二年二月九日） / 245

◎ **南行通信（选）** / 249

**致张兆和** / 250

济南（一九五六年十月八日） / 250

济南（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二日第二信） / 253

济南（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三日） / 256

苏州（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四日） / 259

上海（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第二信） / 263

上海（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日） / 268

长沙（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） / 272

长沙（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日） / 274

凤凰（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九日） / 279

上海（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） / 282

◎ 跛者通信（选） / 287

张兆和致沈从文 / 288

北京（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一日） / 288

致张兆和 / 291

青岛（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三日） / 291

青岛（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六日） / 294

、阜外医院（一九六一年一月下旬） / 298

阜外医院（一九六一年二月二日） / 303

张兆和致沈从文 / 306

北京（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三日） / 306

— 结 余 情 书 —

## □ 由达园致张兆和

(一九三一年六月)

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数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

× ×：

你们想一定很快要放假了。我要玖到××来看看你，我说：“玖，你去为我看看××，等于我自己见到了她。去时高兴一点，因为哥哥是以见到××为幸福的。”不知道玖来过没有？玖大约秋天要到北平女子大学学音乐，我预备秋天到青岛去。这两个地方都不像上海，你们将来有机会时，很可以到各处去看看。北平地方是非常好的，历史上为保留下一些有意义极美丽的东西，物质生活极低，人极和平，春天各处可放风筝，夏天多花，秋天有云，冬天刮风落雪，气候使人严肃，同时也使人平静。××毕了业若还要读几年书，倒是来北平读

书好。

你的戏不知已演过了没有？北平倒好，许多大教授也演戏，还有从女大毕业的，到各处台上去唱昆曲，也不为人笑话。使戏子身份提高，北平是和上海稍稍不同的。

听说××到过你们学校演讲，不知说了些什么话。我是同她顶熟的一个人，我想她也一定同我初次上台差不多，除了红脸不会有再好的印象留给学生。这真是无办法的，我即或写了一百本书，把世界上一切人的言语都能写到文章上去，写得极其生动，也不会作一次体面的讲话。说话一定有什么天才，×××是大家明白的一个人，说话嗓子洪亮，使人倾倒，不管他说的是什么空话废话，天才还是存在的。

我给你那本书，《××》同《丈夫》都是我自己欢喜的，其中《丈夫》更保留到一个最好的记忆，因为那时我正在吴淞，因爱你到要发狂的情形下，一面给你写信，一面却在苦恼中写了这样一篇文章。我照例是这样子，做得出很傻的事，也写得出很多的文章，一面糊涂处到使别人生气，一面清明处，却似乎比平时更适宜于做我自己的事。××，这时我来同你说这个，是当一个故事说到的，希望你不要因此感到难受。这是过去的事情，这些过去的事，等于我们那些死亡了最好的朋友，值得保留在记忆里，虽想到这些，使人也仍然十分惆怅，可是那已经成为过去了。这些随了岁月而消逝的东西，都不能再在同样情形下再现了的，所以说，现在只有那一篇文章，代替我保

留到一些生活的意义。这篇文章得到许多好评，我反而十分难过，任什么人皆不知道我为了什么原因，写出一篇这样文章，使一些下等人皆以一个完美的人格出现。

我近日来看到过一篇文章，说到似乎下面的话：“每人都有种奴隶的德性，故世界上才有首领这东西出现，给人尊敬崇拜。因这奴隶的德性，为每一人不可少的东西，所以不崇拜首领的人，也总得选择一种机会低头到另一种事上去。”××，我在你面前，这德性也显然存在的。为了尊敬你，使我看轻了我自己一切事业。我先是不知道我为什么这样无用，所以还只想自己应当有用一点。到后看到那篇文章，才明白，这奴隶的德性，原来是先天的。我们若都相信崇拜首领是一种人类自然行为，便不会再觉得崇拜女子有什么稀奇难懂了。

你注意一下，不要让我这个话又伤害到你的心情，因为我不是在窘你做什么你做不到的事情，我只在告诉你，一个爱你的人，如何不能忘你的理由。我希望说到这些时，我们都能够快乐一点，如同读一本书一样，仿佛与当前的你我都没有多少关系，却同时是一本很好的书。

我还要说，你那个奴隶，为了他自己，为了别人起见，也努力想脱离羁绊过。当然这事做不到，因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为了使你感到窘迫，使你觉得负疚，我以为很不好。我曾作过可笑的努力，极力去同另外一些人要好，到别人崇拜我愿意做我的奴隶时，我才明

白，我不是一个首领，用不着别的女人用奴隶的心来服侍我，却愿意自己做奴隶，献上自己的心，给我所爱的人。我说我很顽固的爱你，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来代替，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。

××，我求你，以后许可我做我要做的事，凡是我要向你说话时，你都能当我是一个比较愚蠢还并不讨厌的人，让我有一种机会，说出一些有奴性的卑屈的话，这点点是你容易办到的。你莫想，每一次我说到“我爱你”时你就觉得受窘，你也不用说“我偏不爱你”，作为抗拒别人对你的倾心。你那打算是小孩子的打算，到事实上却毫无用处的。有些人对天成日成夜说，“我赞美你，上帝！”有些人又成日成夜对人世的皇帝说，“我赞美你，有权力的人！”你听到被赞美的“天”同“皇帝”，以及常常被称赞的日头同月亮，好的花，精致的艺术回答说“我偏不赞美你”的话没有？一切可称赞的，使人倾心的，都像天生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，他们管领一切，统治一切，都看得极其自然，毫不勉强。一个好人当然也就有权力使人倾倒，使人移易哀乐，变更性情，而自己却生存到一个高高的王座上，不必作任何声明。凡是能用自己各方面的美攫住别的人灵魂的，他就有无限权威，处置这些东西，他可以永远沉默，日头，云，花，这些例举不胜举。除了一只莺，他被人崇拜处，原是他的歌曲，不应当哑口外，其余被称赞的，大都是沉默的。××，你并不是一只莺。一个皇帝，吃任何阔气东西他都觉得不够，总得臣子恭维，用恭维作为营养，他才适意，因为恭维不甚得体，所以他有时还发脾气骂人，让人充军流

血。××，你不会像帝皇。一个月亮可不是这样的，一个月亮不拘听到任何人赞美，不拘这赞美如何不得体，如何不恰当，它不拒绝这些从心中涌出的呼喊。××，你是我的月亮。你能听一个并不十分聪明的人，用各样声音，各样言语，向你说出各样的感想，而这感想却因为你的存在，如一个光明，照耀到我的生活里而起的，你不觉得这也是生存里一件有趣味的事吗？

“人生”原是一个宽泛的题目，但这上面说到的，也就是人生。

为帝王作颂的人，他用口舌“娱乐”到帝王，同时他也就“希望”到帝王。为月亮写诗的人，他从它照耀到身上的光明里，已就得到他所要的一切东西了。他是在感谢情形中而说话的，他感谢他能在某一时望到蓝天满月的一轮。××，我看你同月亮一样。……是的，我感谢我的幸运，仍常常为忧愁扼着，常常有苦恼（我想到这个时，我不能说我写这个信时还快乐）。因为一年内我们可以看过无数次月亮，而且走到任何地方去，照到我们头上的，还是那个月亮。这个无私的月不单是各处皆照到，并且从我们很小到老还是同样照到的。至于你，“人事”的云翳，却阻拦到我的眼睛，我不能常常看到我的月亮！一个白日带走了一点青春，日子虽不能毁坏我印象里你所给我的光明，却慢慢的使我不同了。“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，永远不会老去，但诗人，他自己却老去了。”我想到这些，我十分忧郁了。生命都是太脆薄的一种东西，并不比一株花更经得住年月风雨，用对自然倾心的眼，反观人生，使我不能不觉得热情的可珍，而看重人与人凑巧的藤葛。在同

一人事上，第二次的凑巧是不会有有的。我生平只看过一回满月。我也安慰自己过，我说，“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，看过许多次数的云，喝过许多种类的酒，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。我应当为自己庆幸，……”这样安慰到自己也还是毫无用处，为“人生的飘忽”这类感觉，我不能忍受这件事来强作欢笑了。我的月亮就只在回忆里光明全圆，这悲哀，自然不是你用得着负疚的，因为并不是由于你爱不爱我。

仿佛有些方面是一个透明了人事的我，反而时时为这人生现象所苦，这无办法处，也是使我只想说明却反而窘了你的理由。

××，我希望这个信不是窘你的信。我把你当成我的神，敬重你，同时也要在一些方便上，诉说到即是真神也很糊涂的心情，你高兴，你注意听一下，不高兴，不要那么注意吧。天下原有许多稀奇事情，我××××十年，都缺少能力解释到它，也不能用任何方法说明，譬如想到所爱的一个人的时候，血就流走得快了许多，全身就发热作寒，听到旁人提到这人的名字，就似乎又十分害怕，又十分快乐。究竟为什么原因，任何书上提到的都说不清楚，然而任何书上也总时常提到。“爱”解作一种病的名称，是一个法国心理学者的发明，那病的现象，大致就是上述所及的。

你是还没有害过这种病的人，所以你不知道它如何厉害。有些人永远不害这种病，正如有些人永远不害麻疹伤寒，所以还不大相信伤寒病使人发狂的事情。××，你能不害这种病，同时不理解别人这种病，也真是一种幸福。因为这病是与童心成为仇敌的，我愿意你是一